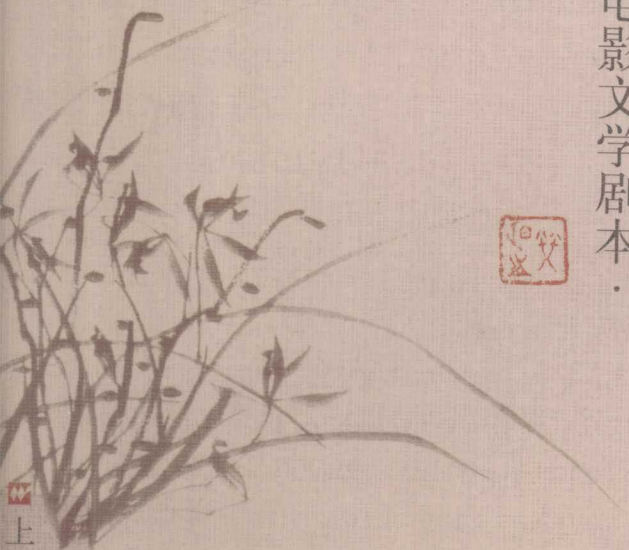


第六卷

艾明之文集

· 话剧 · 电影文学剧本 ·



上海文艺出版社

第六卷

艾明之文集

话剧·电影文学剧本

话剧·电影文学剧本

上海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艾明之文集(1-6卷)/艾明之. - 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 2005. 11

ISBN 7-5321-2909-8

I. 艾… II. 艾… III. ①艾明之-文集②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4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0888903 号

责任编辑:邢庆祥

装帧设计:王志伟

艾明之文集

(1-6卷)

艾明之

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上海绍兴路74号

电子信箱:cslem@publicl. sta. net. cn

网址:www. slcm. com

新华书店 经销 苏州文艺印刷厂印刷

开本 890×1240 1/32 印张 103.625 插页 42 字数 2,769,000

2005年11月第1版 2005年11月第1次印刷

ISBN 7-5321-2909-8/I·2237 定价:380.00元(共六卷)

告读者 如发现本书有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质量科联系

T: 0512-66063782

话 剧 剧 本

幸 福

(四幕七场喜剧)

人物 胡汉亮 57岁,老师傅。
刘传豪 21岁,团支书,车工。
刘传明 24岁,刘传豪的哥哥,车工,青年团员。
胡淑芬 20岁,胡汉亮的女儿,装配工,团小组长。
王家有 22岁,车工。
淑芬妈 54岁。
传豪妈 50岁左右。
邓忠良 23岁,青工,绰号“小起哄”。
钱一涵 30岁左右,党支书。
朱济平 35岁,车间主任,胖子。
孙荣林 36岁,车工。
施小珠 22岁,女装配工,越剧迷。
张庆生 青工。
凌毓珍 党委会秘书。
青工甲 24岁,长条子。
青工乙 18岁,小孩气。
邮递员
传达室老头
其他人物

第 一 幕

第 一 场

时 间 1954年初夏,某天中午。

地 点 上海,某机械厂的青年团支部办公室。

〔幕在笑声中慢慢拉开:青年团员们在开会。〕

刘传豪 (结束大家的讨论)同志们,新定额的事就这样决定了。我们要在群众中宣传这样一种思想,修改以后的新定额,决不

太高,完成的可能是完全有的。我们青年团员要团结老师傅,先做出个榜样来!

众 人 放心吧,我们一定带头。

刘传豪 说定了,可只许成功不许失败啊!

青工乙 败不了,要是败了,我们以后在她们面前(指指女同志)说话都说不响了!

[众人大笑。]

胡淑芬 (喊)喂! 同志们,同志们,严肃一点,会还没有开完哩!

青工甲 还有什么谈的,散会吧。

胡淑芬 慢一点! 团支书刚才布置的任务,我们坚决完成,可是他自己呢,什么也没有说!

众 人 对,对! 小刘,你自己的计划呢?

刘传豪 我跟大家一样,坚决完成党交给我们的任务!

[众人鼓掌、欢呼。]

胡淑芬 (不满地)什么? 什么? 谁在那里鼓掌?

[鼓掌的人伸伸舌头停住了。]

胡淑芬 你们听见没有,跟我们一样完成任务,可是他跟我们到底不一样,他是团支书啊!

刘传豪 小胡,你……

胡淑芬 (故作严厉)我觉得不行! 不够先进! 你不但要完成新定额,而且应该超额!

刘传豪 好,我保证,不仅完成,而且超额……(见胡淑芬摇头,困惑地停下)还不行?

胡淑芬 不行,不仅超额,而且应该带头超额!

刘传豪 行,我再保证,不但超额,而且带头超额!

[众人鼓掌、欢呼。]

胡淑芬 (笑)这还差不多!

刘传豪 同志们,会就开到这里,现在离上班还有一阵,大家争取时间,回去休息休息,准备上班吧。

〔众人下。〕

胡淑芬 (走到门边,站住)对不起,小刘,刚才把你窘住了吧。

刘传豪 没什么,我还应该感谢你呢!

胡淑芬 算了,别来这些客套!我问你,我们装配车间今晚开青工动员大会的入场券,都发出去了吗?

刘传豪 我一收到,就分发到各车间去了。

胡淑芬 都发完了?

刘传豪 都发完了。

胡淑芬 (停了一下)你自己的呢?

刘传豪 (猛地记起)哎呀,我自己的倒忘了留啦!

胡淑芬 (含蓄地)你啊,对我们装配车间就是不关心!(掏出一张入场券)拿去!你可一定要来啊!

刘传豪 一定来!

胡淑芬 你要敢不来,哼,可得当心点!(看见桌子上的饭盒,掀开一看)你还没有吃饭?

刘传豪 忙着开会,还没有呢!

胡淑芬 快吃,都快冷了!(把饭盒递给刘传豪)我走了,我得看看施小珠把文娱节目准备得怎么样了,你可一定要来啊!

刘传豪 一定。

〔胡淑芬下。〕

〔刘传豪拿着饭盒,走到门边,目送胡淑芬走出。〕

〔胡汉亮气冲冲上,差一点将刘传豪手上的饭盒碰翻。〕

胡汉亮 (边走边喊)团支书在哪儿?团支书!

刘传豪 你找谁?胡师傅。

胡汉亮 (不耐烦)怎么?你没长耳朵,这么大嗓门你还没听见?
(向里喊)团支书!团支书!

刘传豪 我……我就是!

胡汉亮 (怒)我没时间跟你开玩笑!(要继续喊)……

刘传豪 (有点窘迫)我……我没开玩笑!

胡汉亮 老弟,我正在火头上,请你别再撩我,我要给你难堪的!团支书我在大会上看到过,大圆脸,头发这样,(作手势)像把毛刷子,说起话来,手一扬一扬。

刘传豪 不错。他最近提升到工业局当科长了。

胡汉亮 (一怔)唔……那你真的是团支书了?

刘传豪 嘿……(不知怎么说好)才选的。

胡汉亮 (仍不信)我看不像。今年多大?

刘传豪 21岁。

胡汉亮 没有。我看碰顶才17岁。

刘传豪 实足年龄19岁。

胡汉亮 哈,看,一下缩了两岁。你还得缩,我看十九也没有。

刘传豪 不能缩了,一缩就得把我的选举权缩掉啦。胡师傅,有什么事你请说吧。

胡汉亮 你真是团支书,我就问你,是青年,但不是青年团员,你们管不管?

刘传豪 这个……得看什么事呵!

胡汉亮 那你说说看,什么事你们管,什么不管,让我听听;要是不管的,我干脆找厂长、党委书记,别浪费时间。

刘传豪 (为难地)胡师傅,这真是个难题目,一下子叫人……

胡汉亮 说吧,说吧,别浪费时间。

刘传豪 (想了一想)譬如说,有人爱穿白衬衫,有人爱穿花的,我们就不能管,说非穿白的不行!

胡汉亮 唔,再说!

刘传豪 又譬如有人吃面爱加胡椒,有人爱加辣椒,我们就不能说,一律都要加辣椒,加了胡椒就违反纪律。

胡汉亮 我明白了,你们管的又是什么?

刘传豪 有关生产的,我们都得管。

胡汉亮 那就是说,我的这件事你们也管。

刘传豪 到底什么事你还没说呢,胡师傅?

胡汉亮 小事,请你把我的助手王家有调走!

刘传豪 (惊)小王? 为什么?

胡汉亮 你先把他撤调了,再告诉你理由。

刘传豪 这不行啊,撤调一个人,不是桩小事。无缘无故的,别说我们团支部没这个权,行政也不答应呵!

胡汉亮 好吧,理由挺简单,我受不了啦!

刘传豪 到底为了什么?

胡汉亮 (竟自说下去)我虽然 57 岁的人啦,老来还想光光荣荣的干几年,还想亲眼看看社会主义的日子,可他再当我的助手,我就一年,不,一天也活不顺心。

刘传豪 胡师傅,别着急,慢慢说嘛。

胡汉亮 说? 我要全说出来,得带了铺盖在这里呆三天三夜。好,说吧……

[张庆生上。

张庆生 (叫)哎哟! 小刘,王家有再不好好制裁他,我简直受不了啦!

胡汉亮 看,不用我说,就有人来递状子。

刘传豪 什么事?

张庆生 人家一天忙到黑,就中午一点时间,可以温习温习俄文。可他,还有“小起哄”邓忠良,不让人家有一点安静。我到俱乐部,碰到他们在那里乱吼乱叫,哪个理发店吹风吹得好,哪个车间的女同志漂亮,哎呀! 不能听! 我到饭厅,他们又带了人去学交际舞,我到了教室,他们又哄过来。

刘传豪 你跟他好好说说嘛。

张庆生 说,嘴皮说起了泡,也没有作用呵!

刘传豪 (沉思地)好,我过一会找他。

张庆生 那我就在你这里温习俄文吧,跑到哪儿也碰着他们,倒霉!

刘传豪 胡师傅正跟我谈事情哩!

张庆生 没关系! 我用手捂着耳朵。(坐在沙发上,掩着耳朵,大声

念俄文)客里加,书;格才达,报纸……

刘传豪 胡师傅,请你说下去吧。

胡汉亮 刚才小张说的唱歌什么的,我都忍了,才开始我真不惯,整天哼啊哈的,什么我要变一只小羊啊,愿她每天拿着皮鞭,不断轻轻地打啊……嘴里哼着不算,脚底下还要一二三,一二三,算了,我可学不上他那神气。

刘传豪 这我知道,他一向爱唱歌,跳舞。

胡汉亮 可 he 不能破坏生产啊!

刘传豪 (一惊)他破坏?

胡汉亮 不是破坏还是建设?有一次,发电车间通风器坏了,我跟他一起上屋顶检查,完了我让他下去拿工具,再三叮嘱他,快点回来,快点回来!他老人家去了,10分钟,20分钟,40分钟,80分钟,就没有回来。

刘传豪 出了事啦!

胡汉亮 什么也没有出!他老人家一出大门,碰到对面纱厂放工,他就跟几个人在那里当评判员!过去一个女工,他们就评一个,这个40分,这个顶70,这个……嘿!可我坐在一二十丈高的通风器上,刮着老北风,淋着雨,在等工具用呵!

刘传豪 这是小王不对!

胡汉亮 对的还在后面呢。最近行政刚颁布新定额,我老了,在生产上可不愿服输!有人埋怨新定额,说是定高了,我可不服气,活是人干出来的,这就算高?我成心要它高了还要高,好好亮一手!可他老兄,昨天差点把我毁了!

刘传豪 怎么回事?

胡汉亮 我在车丝杠,车间主任叫我去,讨论新定额的事。我给王家有说,好好看着,你要哼几句也行,思想可不能开小差。他一口说好。等我回来一看,车子呜呜呜在转,他老人家不见了,就差这么一两秒钟,丝杠废了,整个车床都得分家。

刘传豪 糟糕!他怎么能这样!

胡汉亮 我四处一找，他在休息室，领了许多人，一人头上顶一个瓶子，嗨啊嗨啊在跳舞。

张庆生 （忽然插进来）这是匈牙利瓶舞，人家是女的跳的，他偏说来个合理化建议，男的也跳。

胡汉亮 支部书记同志，你要碰上这么一个助手，准是前世修下来的。平时迟到早退不说，心里有啥不高兴，就是一个假条；心里高兴了，又是一个假条；他常说，病假有劳保，事假一天扣一万六，不在乎。你要说他几句，他马上给你一个反批评。

刘传豪 （生气地）他还能批评人？

胡汉亮 你听着，他说：“胡师傅，论技术，你比我强，没有二话说的；至于生产为了谁，干活要有主人翁态度等等，我可比你懂得多。”好家伙，比我懂得多！算了，我算受够了，你要真的是团书记，你就替我把这个“懂得多”的助手调走吧。

刘传豪 不过，这主要得由行政决定，你跟车间主任谈过吗？

胡汉亮 嗨，别提朱胖子了，今年元旦，我一出门就丢了只手套，我就知道今年准要有一些不如意的事，果真就碰上了。

刘传豪 你是说你们的车间主任？

胡汉亮 不是他是谁。人家三反把官僚主义反掉，他一反倒反出个新官僚主义了。

刘传豪 他怎么官僚主义？

胡汉亮 他什么事都推，都怕负责任。他口口声声说：“这事情不能办，当心犯官僚！”王家有的事，我说了多少回了，该批评的得批评，该处分的就得处分，他总说考虑考虑，一天推一天。王家有变成这样子，他官僚主义，有一份责任！

〔王家有的声音：“小刘！小刘！”〕

〔张庆生从沙发上跳起。〕

张庆生 小刘，你看他们又闹到这儿来了。

胡汉亮 我走，怎么样，说了半天，什么时候调？

刘传豪 让我跟领导上研究一下吧。

胡汉亮 行！我十分钟后来听回音。

刘传豪 (惊)胡师傅，这不是一件小事。

胡汉亮 那，一个钟头以后……不，我既然已经忍了这些日子，也不在乎这几十分钟，无论如何，今天下班前，你们要决定。

刘传豪 好，我尽可能给你回音……

邓忠良 (从窗口伸出头)王家有！小刘在这儿呐！

张庆生 (拿了俄文读本)我走啦！简直像蝗虫一样！

胡汉亮 不，简直像臭虫！走吧。

〔胡汉亮、张庆生下。〕

〔王家有、邓忠良上。〕

邓忠良 (向外)噯，俄文专家，怎么跑了！

张庆生 (伸了头进来，生气地)你们来了还敢不跑！

王家有 (对刘传豪)哈，小刘，怕你不在哩！来，先吃颗糖！（从袋里摸出一纸包糖给刘传豪）

刘传豪 谢谢，才吃了饭。找我有事吗？

王家有 小刘，装配车间今晚开联欢会，还有票吗？

刘传豪 都分完了。你们车间不是也分了20张吗？

邓忠良 一下都抢光了。

王家有 帮忙想个办法吧，小刘，我们俩一同进厂，一同当学习工，一同满业，这点忙你得帮。

邓忠良 对，这张票对王家有的关系可大啦！

王家有 小邓，别瞎起哄！

刘传豪 我……倒有一张，不过，他们叫我一定去，我又答应了……

王家有 算了，这样的晚会团支书不去也行。

刘传豪 奇怪，为什么你对装配车间今天的晚会兴趣这么大？

邓忠良 那还能不大？人家看中对象啦！……

刘传豪 哦？

王家有 (喝住)邓忠良！

刘传豪 谁？

王家有 “小起哄”！不许你乱说！……小刘，给了吧，以后我请客。

刘传豪 （为难地）可是我答应了人家啦！

王家有 答应了谁？你告诉我，我跟他说去。谁？

刘传豪 （支吾地）不，还是我自己跟他们联系吧，能不参加，就给你。

王家有 谢谢！敬礼！（欲下）

刘传豪 喂，别走，小王。我想跟你谈谈。

王家有 另找时间吧，我要把衬衫拿去烫一烫，晚上好穿。

刘传豪 （固执地）那用不了多少时间。

王家有 （无可奈何地将一颗糖丢进嘴）好吧，快一点。

刘传豪 小王，我们分在两个车间里工作，碰面的时候就少了。

王家有 是啊，大家都忙。

刘传豪 才分的时候，我听到过人家对你的反映，都说你聪明，技术上进步很快。

王家有 （笑）嘿！那还有说的！

刘传豪 有一个时候，我听到一些反映，我跟你谈过几次，最近……

王家有 （有点紧张地）最近又听到了什么？

刘传豪 听说你常请假，生产时间跟着人去看戏，逛溜冰场。

王家有 （不以为然）哦！那有什么，溜冰场、戏馆子开了就是让人去玩的嘛！

刘传豪 这个不算，听说你一个月光到理发店就得去五六次！

王家有 那更怪了，连剃头也有人爱管！头发长了不剃，留着梳小辫子？

刘传豪 可是小王，就是胡子也没有长的那么快啊！还有……

王家有 （不快）还有什么，你一起倒出来吧！

刘传豪 听说你跟一个向来不守法的私营厂的小老板也交上了。是真的吗？

王家有 （支吾地）嘿，你听到的真多啊！

刘传豪 (追问)是真的吗?

王家有 是真的!跟他一起玩的,又不是我一个,旁的车间也有。

刘传豪 小王,你可要注意点,你要吃亏的!

王家有 (得意地,并没有懂得刘传豪的意思)那你放心,我可不会吃亏,反正出钱的事有他带头!

刘传豪 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是说,我们是工人,花天酒地腐化堕落的那一套可不能去学!

王家有 嘿,笑话!这叫什么腐化堕落!

[电话响,邓忠良去接。

王家有 我们又没有违反厂里什么?

刘传豪 你三天两天请假……

王家有 我有事嘛,反正请假可以照扣工钱,厂里又没有吃亏!而且……

邓忠良 小王,你的电话。

王家有 奇怪,谁把电话打到这里来的。(接电话)喂!谁?呵,是你呵!你倒会找……什么?不,今晚我不去了……不,坦白告诉你,(放低声音)我在这里发现新大陆了!哈哈,请客?还早!还早!我们碰头再仔细谈!好!再见!(挂电话)

刘传豪 谁的电话?

王家有 (支支吾吾地)是……一个……一个朋友……

刘传豪 哪儿的朋友?

[王家有 不答。

刘传豪 就是那个小老板吧。

[王家有 不语。

刘传豪 (阻止地)小王,你可不能再这样下去,刚才胡师傅来,又提了你许多意见!

王家有 哼,又是他,把意见都提到你这儿来了!

刘传豪 他要求撤调你。

王家有 (惊)呵!……(恼羞成怒)好,撤就撤吧,我跟这老顽固反

正搞不到一块！

刘传豪 他说你……

王家有 别说了，他的那些意见，我背都背得出来。撤吧，撤吧！我要当别人的助手，人家恐怕要排着队抢哩！

刘传豪 那你……

王家有 我没有意见。（站地来）可是你答应的票子，可不能赖。我走了！（下）

刘传豪 小王！……唉，怎么变成这样了！

〔邓忠良见势不妙，想溜走。

刘传豪 噢，忠良。

邓忠良 （无可奈何地站住）唔？

刘传豪 你别跟在他后面起哄！这对你，对他，对生产都没有好处！

邓忠良 唉，我这脾气，就爱凑凑热闹！

刘传豪 脾气不对，得改啊！

邓忠良 我知道，我知道，可是跟才学骑车子似的，看见前面有电线杆子，就在心里跟自己说，别碰上去啊！别碰上去啊！一边说，一边就……

刘传豪 碰上了。

邓忠良 对。

刘传豪 这不好，忠良，以后得注意改。你虽然没到小王那样程度，发展下去也很危险。

邓忠良 我知道，我知道。以后坚决改！……

刘传豪 光口上说不行呵！

邓忠良 以后我在行动上也注意。不过脾气这个东西，有时发作起来，你要拦都拦不住。

刘传豪 看，还没有改先就泄了气。

邓忠良 不不，这回一定注意。没事了吧，我走了。

刘传豪 （犹疑了一下）等一等，你才说小王在装配车间找到了对象，是谁啊？